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臣紀昀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七十　經部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宋　衛湜　撰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昬亢中旦危中

鄭氏曰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

鄭氏曰案三統歴五月五日在井十六度昬氐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室三度中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昬房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奎十一度中元嘉歴五月五日在井三度昬角十度中旦

危九度中五月中日在井十八度昏氐五度中旦室

五度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

鄭氏曰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

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周語

曰蕤賓所以安静神人獻酬交酢

孔氏曰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上生蕤

賓三分益一取應鍾三寸更益一寸爲四寸其二十

七分寸之二十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爲八十一分也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則爲八十一分寸之六十其整寸一爲八十一分又以六十分益之總爲一百四十一分更三分益一一分有四十七更以四十七益前一百四十一分總爲一百八十八分是爲積分之數除之爲寸除八十一分則一百六十二分爲二寸益前四寸爲六寸餘有二十六分不成寸故云蕤賔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也　何氏(楷)曰周語安

靜神人獻酬交酢者乾九四是月陽反於下爲復陰生陽中爲姤各應其時所以安靜是安靜神人也陰生爲主陽謝爲賔賔主之象獻酬之禮獻酢又酬之陰陽代謝之義也詳見孟春

長樂陳氏曰由殷以前音不過五至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辰天黿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同於是以聲拍之而有七音之律故黃鍾爲宫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

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音所以有七也應鍾陰之終蕤賓陰之始則應鍾變陰而將之陽蕤賓變陽而至於陰此應鍾蕤賓所以爲變也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鄭氏曰螳蜋螵蛸母也鵙博勞也反舌百舌鳥皆記時候也

孔氏曰案釋蟲云不蝸蟷蠰其子蜱蛸孫炎云蟷蠰

螗蜋一名不蝎李巡云其子名蜱蛸故云螵蛸母詩七月鳴鵙箋云百勞鳴將寒之候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

嚴陵方氏曰暑極於季夏則進未極之時尚爲小矣故於此言小暑螗蜋鵙皆陰類也故或感微陰而生或感微陰而鳴焉反舌盖百舌也以能反覆其舌而爲百鳥語故謂之反舌然其鳴也感陽中而發故感

微陰而無聲焉

馬氏曰是月也一陰生而慝作螳蜋生則慝之有見乎形者也鵙始鳴則慝之有聞乎聲者也反舌無聲則以陽數而作者以陰收而息

山陰陸氏曰無聲非不鳴也雖鳴無聲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養壯佼

鄭氏曰明堂大廟南堂當太室也養壯佼助長氣也

孔氏曰壯謂容體盛大佼謂形容佼好以盛夏長養之時故養壯佼之人助長氣也

嚴陵方氏曰萬物生於春而長於夏故於形色如此先王裁成之道亦養之使成而已

山陰陸氏曰夏養壯佼冬養耆老可知盖大化有四春生夏壯佼秋老冬死亡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鍾磬柷敔

鄭氏曰爲將大雩帝習樂也脩均執調飭者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

孔氏曰鞀或爲鼗周禮註云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揺之旁耳還自擊鞞者周禮雷鼓鼓神祀之屬是也劉熙釋名云鞀導也所以導樂作鞞裨也裨助鼓節鼓廓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廓琴者釋樂云大琴謂之離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瑟者釋樂云大瑟謂之灑郭景純云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弦管者

釋樂云大管謂之簥音驕郭氏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鄭註周禮云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簫者釋樂云大簫謂之言郭氏云編二十二管長尺四寸干盾也戚斧也戈鉤孑戟羽烏羽周禮羽舞皇舞之屬是也竽者鄭註周禮云竽三十六簧笙者鄭註周禮云十三簧釋樂云大笙謂之巢郭氏云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横吹之廣雅云八孔鄭云篪七室簧者竽笙之名也氣鼓之

01739465
浙大图书馆

而爲聲鍾者釋樂云大鍾謂之鏞磬者釋樂云大磬謂之馨𤇾音囂以玉石爲之柷者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郭氏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敔者釋樂云所以鼓敔謂之籈郭氏云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脩者脩理舊物均者均平其聲執者操持營爲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頓器物故鄭云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也

嚴陵方氏曰脩之所以使治飭之所以使正均之所以使平調之所以使和執之所以待用鞀鞞鼓之與鍾磬柷敔其聲質而一故脩飭之而已琴瑟管簫竽笙笢簧其聲文而雜則必均調之焉干戚戈羽以無聲持執之待用可也故言之别如此

馬氏曰鞀鞞鼓革也兆奏鼓者鞀也應聲者鼙也鍾金也磬石也琴瑟者絲也柷敔木也管簫竽笙笢簧此皆管也聲在中故謂之簧簫植簧於枷竽笙植簧

於發干戚戈羽則舞器也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鄭氏曰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

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

孔氏曰四月純陽用事故制禮此月爲雩縱時不旱亦雩將欲雩祭故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爲將雩之漸重民之義也雩音近吁又女巫職云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歌哭則吁嗟之類旱又是大烖故須吁

嗟求雨以雩是祭天當從陽位五天總祭不可偏在四方故知在南郊也以春夏秋冬共成歲功不可偏祭一天故雩五精之帝以自外至者無主不正當以人帝配之大皥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熛怒黄帝配含樞紐少皥配白招拒顓頊配汁光紀故云配以先帝也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是用歌舞正雩則非唯歌舞兼有餘樂也百辟則古之上公國語云鯀爲崇伯而祭法有祀之文社稷五祀雖爲王朝卿士兼帶上

公之官故左氏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是身爲百辟
又爲卿士案左傳有社稷五官令鄭直云若句龍后
稷不云句芒蓐收之等舉有益於民功之顯者言之
也雩之與禱所以異者考異郵說云天子禱九州山
川諸侯禱封内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時不雨帥
羣臣禱山川以過自讓凡雩必先禱故此經云乃命
百縣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僖公
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爲禱祭以非

雩月故不雩

長樂陳氏曰禮有先其大而後其小者亦有先其小而後其大者先其大而後其小者異尊卑也祫而後時祭郊而後三望之類是也先其小而後其大者致敬文也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宫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是也二者之禮雖殊其所以爲尊尊則一而已月令仲夏爲民祈祀山川百源然後大雩帝此致敬文之意也大雩帝然後命

百縣雩祀此異尊卑之意也詩稱春夏祈穀于上帝春秋稱龍見而雩則四月也而月令則以仲夏周禮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女巫旱暵則舞雩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舞與歌哭非盛樂也而月令則以盛樂盖秦制與古異也此龍見而雩者常也周禮言旱暵之事而不言時所以待變也祈穀于上帝大雩也月令言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小雩也考之春秋之法書大事書大雩者盖亦言大以見小也

嚴陵方氏曰此言大雩帝後又言大饗帝何也葢雩所以祈也饗所以報也祈必於仲夏者以陰生於午而物成之始也所以祈物之成而已報必於季秋者以陽窮於戌而歲功之終也所以報歲之功而已雩不必皆於帝也唯雩於帝然後為大雩饗不必皆於帝也唯饗於帝然後為大饗百縣謂畿內之邑天子之縣方百里以開方之法計之千里之畿適百縣矣王制謂之天子之縣內者以此百辟即諸侯也卿士

即六卿也百辟卿士生有益於民者死亦有益於民故命雩祀之以祈穀實也季春之祈實爲麥而已至此又祈實則所祈者衆矣故以穀該之天子之雩及於上帝百縣之雩止於百辟卿士此重輕之别也於百辟卿士言祈穀實則雩帝之所祈又可知矣

馬氏曰山川百源則氣之鍾也百辟卿士則有功烈於民而在祀典者皆與祭焉則所以爲民祈穀實者靡神不臻也

山陰陸氏曰雩在四月令在中夏水涸在九月令在

仲秋記事之法也舉中則上下見書曰以殷仲春

廬陵胡氏曰春秋雩二十一無書四月雩者以其正

月此五月非矣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

廟

鄭氏曰登進也此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

也必以黍者黍火穀氣之主也含桃櫻桃也

孔氏曰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雛同薦之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註云黍稷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案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

其實諸果亦時薦

嚴陵方氏曰雛盖雞也以呂氏春秋見之必謂之雛者雞以雛爲美故也若羊之類則以大爲美爾於配菽之食則又曰雞者日之所食爲常時之所嘗爲暫

固不能無貴賤之别也亦見孟夏以彘嘗麥解含桃朱櫻也以其受含陽之色故以含陽之羞者以美物進之可羞於王公先薦寢廟見仲春解

馬氏曰黍火穀也膳食之節或順所養而勿逆焉或制所勝而勿過焉乃所以爲利也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

鄭氏曰毋艾藍爲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别毋燒灰

爲傷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爲盛火之滅者爲灰毋暴布不以陰功干大陽之事門閭闗市順陽敷縱不難物挺猶寛也

孔氏曰種藍初必叢生此月藍既長大始可分移布散故鄭云可别也門謂城門閭謂二十五家爲閭闗市停物之所商旅或隱藏其物以辟征稅是月從長之時故不搜索其物益其食挺重囚連文謂增益囚之飯食義當然也

嚴陵方氏曰藍可以染青仲夏方啓灌之時未宜艾故也燒灰者燒物以爲灰也布雖名以陽之道然陰功之所成爾暴謂暴之於日也暴布則以陰功干大陽之事矣挺重囚益其食以暑氣將盛故寛貸之前言出輕繫此言挺重囚何挺亦出也言繫則不必囚言囚則繫可知挺其囚則猶在所繫也故言益其食焉

馬氏曰門閭毋閉利宣也關市毋索不恃察以窮民

隱也挺重囚益其食不以其罪廢不忍人之政也

山陰陸氏曰帛陰也布陽也湅陰也暴陽也凡養陽氣取適於中而已雖不燒灰亦不暴布

游牝别羣則縶騰駒班馬政

鄭氏曰游牝别羣孕妊之欲止也縶騰駒爲其牝氣有餘相蹄齧也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廋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此之謂也

孔氏曰案校人職云天子十有二閑諸侯六閑大夫

四閑每閑馬有二百一十六匹

嚴陵方氏曰游牝别羣者以陰生故不欲耗陽也則縶騰駒者所以防其相蹄齧也季春游牝於牧至仲夏别其羣季春合累牛騰馬至仲夏縶騰駒故所宜矣前言馬而此言駒者縶至於駒則馬可知前言牛而此不言犢者以牛性順無事乎縶之故也班馬政者若周官趣馬之簡其節巫馬之治其疾校人之辨其屬廋人之掌其閑以至圉師之所教圉人之所養

莫不有政焉是故班之也班則制而分之歟且馬火畜也班其政夏固宜矣周官馬職皆列於夏官者亦此之意然於季秋又言之何也蓋夏之政則以養為主秋之政則以御為主養於夏然後成於秋成於秋然後可以御故也

山陰陸氏曰游非牝之正言游牝則壯可知則縶騰駒為將乘匹故禁之蓋當是時壯者倦游而少者作矣此自然之理也然則暮年昏宦猶欲與少年競是

不知止者也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鄭氏曰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掩猶隱翳也躁猶動也聲謂樂也進猶御見也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其道也薄滋味毋致和爲其氣異此時傷人也節耆

欲定心氣微陰扶精不可散也毋刑謂罪罰之事不可以閒晏安也陰稱安

孔氏曰此月之時日長之至極大史漏刻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是日長至也死生分者陰氣既起故物半生半死感陽氣長者生感陰氣成者死故於夏至日相與分也君子謂人君以下至在位士也齋戒所以敬道萌陰也處猶居也陰既始萌君子居處不顯露又不躁動恐干陰也歌樂華麗之事

爲助陰靜故止之旣止聲色故嬪房不得進御侍夕也亦爲微陰始動不可動於陰事也案易緯通卦驗云夏至人主從八能之士或調黄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歴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註謂於人衆之中取其習曉者而使之必知緯文作樂爲是者以周禮大司樂冬至祭天圜丘夏至祭地方澤皆作樂不云止樂故知月令非也滋味和調氣味殊異他時可食此時傷人故薄滋味毋

致和也從君子齋戒至無刑以上皆是清静止息之事所以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就

嚴陵方氏曰陽生於子而其氣舒故晝刻多日浸長陰生於午而其氣促故晝刻少而日浸短以陰生於午則陽極於此故仲夏言日長至陽生於子則陰極於此故仲冬言日短至所謂冬至夏至者其名蓋出於此然而以刻數之則如是爾以景量之夏至日極北而在東井其景尺有五寸冬至日極南而在牵牛

其景丈有三尺以爲長短之極則與此異矣蓋刻之長短由日出之早晚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故也陰陽爭者以陰方來而與陽始遇遇故爭也仲冬亦言之者以陽方來而與陰遇故也陽主生陰主死微陰既生則萬物向乎死矣故死生之理於是分也君子以陰陽方爭故宜潔誠居內退聽以待其定也仲冬言此而不言毋躁者以暑爲躁寒爲靜故於暑之時特戒之也止聲色者欲其視聽之專也毋或進者

進即詩所謂進御也方解緩之時慮搖其精故戒之也薄滋味者主物言則曰滋主人言則曰味和謂致五味而和之葢方齋戒之時尚厚滋味而致和則或昬憒其志意也嗜發乎外欲動乎内皆主於心而已故節嗜欲所以定心氣靜事毋刑者不欲動而有爲也刑雖陰之事然用刑則動而有爲矣故君燕息安養以定晏陰之所成也陽造始而爲早陰代終而爲晏故曰晏陰始以生之終以成之故曰成也列子所

謂晏陰之間時雖異而義亦同

金華應氏曰晏安也安靜之陰也陽生固貴乎安靜而陰德本靜尤不可有所擾也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半夏藥草木堇王蒸也

孔氏曰釋草云椴木槿櫬木槿亦云王蒸其花朝生暮落

嚴陵方氏曰鹿好羣而相比則陽類也故夏至感陰

生而角解麋多欲而善迷則陰類也故冬至感陽生而角解此所以不同也蟬始鳴已見倉庚鳴解半夏生者蓋居夏之半而是藥生於是時故因以爲名木菫有别於菫草故以木言之以感微陰而榮故其華朝榮暮隕然經或曰秀或曰華或曰生或曰榮何也以别於苗則曰秀以别於實則曰華以别於死則曰生以别於枯則曰榮其言各有所當也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

山陵可以處臺榭

鄭氏曰陽氣盛又用火於其方害微陰也高明謂樓觀闍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居高明以下皆順陽在上也

孔氏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有大殿無室名曰榭

嚴陵方氏曰夏爲火旺之時南方火旺之方於旺之時而又用於旺之方則其氣太盛而害微陰之生故戒之居高明故可以遠眺望欲遠眺望故或升山陵

或處臺榭也山陵則自然高明之所也臺榭則人爲高明之所也順陽在上故居處如此古者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亦以是而已臺榭之高亦必升也特以不若山陵之尤高故言處而已高明言居臺榭言處互言之也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鄭氏曰陽爲雨陰起脅之凝爲雹子之氣乘之也盜賊攻刼亦雹之類五穀晩熟生日長夘之氣乘之也螣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爲害草木零落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爲天獄主殺果實早成生日短也民疫大陵之氣來爲害也

孔氏曰雹凍天災暴兵人災也五穀晩熟天災百螣地災國饑人災也草木零落果實早成地災民殃於疫人災也

嚴陵方氏曰夏行冬令是以陰包陽也故雹凍傷穀道路不通則冬爲閉塞暴兵來至則陰賊之感也春主生夏行春令則生之日長生之日長故熱之時晚螣食苗葉春之氣盛於末故蟲之爲害者特及葉而已五穀晚熟而又百螣時起故其國乃饑也草木零落與果實早成皆秋之氣候故也當盛暑之月而感秋氣則相薄而衆成疾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鄭氏曰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

孔氏曰案三統歷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張三度昏箕三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胃十四度中

元嘉歷六月節日在井三十二度昏房四度中旦東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柳十二度昏尾八度中旦奎十二度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

鍾

鄭氏曰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季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周語曰林鍾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

孔氏曰案律歷志黃鍾長九寸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故林鍾長六寸鄭引周語證林鍾之義案註云坤初六也林衆鍾聚肅速純大恪敬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詭詐使莫不任其職事速其功而大敬其職

諸家說見孟春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温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

鄭氏曰温風始至以下皆記時候也鷹學習謂攫搏也夏小正曰六月鷹始摯螢飛蟲螢火也

孔氏曰蟋蟀生於土中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在壁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案爾雅釋蟲云蟋蟀蛬也郭氏曰今促織於時二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

殺心學習攫搏攫謂以足取物搏謂以翼擊物仲春言鷹化爲鳩仲秋鳩化爲鷹此云學習者亦自有真鷹可習也腐草得暑濕之氣故爲螢不云化者鳩化爲鷹鷹還化爲鳩故稱化腐草爲螢螢不復爲腐草故不稱化李巡云螢火夜飛腹下如火光故曰即照

嚴陵方氏曰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季夏故温風始至也然八風之氣生於八方以應八節經止於孟春言東風季夏言温風孟秋言涼風仲

秋言盲風或言其方或言其氣或言其時而有詳略不同者特記時而已東風即條風也溫風即景風也盲風即閶闔風也然景風至以東風而此於季夏言溫風始至者陽鐃之意也餘見樂記解蟋蟀居壁則羽翼未成羽翼成則在野矣十月又入牀下者以順時而蟄故也鷹乃學習者以陰浸長故鷙鳥學習攫搏也效彼之爲之謂學因性所有之謂習腐草爲螢見鷹化爲鳩解

馬氏曰温風至則天地之仁氣極矣而薰然其和也蟋蟀居壁則陰陽始萬物以出入悉與時化而猶未動乎外也鷹乃學習則陽浸長而始鷙也其學習也亦其性所有也腐草爲螢則木氣之餘乘火而化也

金華應氏曰物得氣之先殺氣未肅而鷙猛之鳥已習於擊迎殺氣之微也涼氣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乎壁迎涼氣之微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

王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鄭氏曰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

鄭氏曰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𣪠人職云秋獻龜魚龜人職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者尊之也鼉黿言取羞物賤也鼉皮又可以冒鼓材葦蒲

葦之屬此時柔韌可取作器物也

孔氏曰此命漁師及仲夏養壯佼等皆是煩細之事或非止一月所為故不言是月也

嚴陵方氏曰四者皆水族也故以之命漁師必於季夏者欲以盛暑之氣燥其皮甲利其耐久故也葦則荻之小者可緯以為薄必擇其材者故以材言之命澤人納之則以生於澤故也

馬氏曰周官攻龜用秋時則懼傷其孚乳而又待以

堅成之時也此用季夏非古也

山陰陸氏曰言於此抑殺氣焉君子退陰而進陽鄭氏謂書於此似誤非是周官秋則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自其取之之時爾與此不同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

鄭氏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

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艾芻養牲以供祠神靈爲民求福也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大微五帝

孔氏曰案周禮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秩芻出於山林又季冬云收秩薪柴薪柴亦出於山林川澤鄭知百縣非諸侯而云鄉遂之屬者以取芻養牲不可大遠故知是畿內鄉遂仲夏云命百縣雩祀則無

外内諸侯也此云鄉遂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也

嚴陵方氏曰四監者天子之縣内監郡之大夫也古者千里百縣縣有四郡郡使大夫監之故謂之四監春秋傳所謂下大夫受郡是也夫神降而爲靈謂之神則遠而尊之也謂之靈則近而親之也皇天上帝山川四方外事也故以神言之宗廟社稷内事也故以靈言之

馬氏曰四監則郊各以監有受其入也百縣則甸服

之內所使納總絰桔服者也既卜而芻焉皆謂之牲將殺而告具焉皆謂之犧令民無不咸出其力則所謂祭祀者非獨恭也謂民力之普存也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則為民神之主也故帝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豈私福哉凡以為民也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黄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

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鄭氏曰婦官染人也采五色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者當得眞采正善也旗章旌旗及章識也

孔氏曰案周禮婦官有典婦功典枲染人等此據染采故鄭謂染人也染五色之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然必以舊法故事無得有參差貸變此月暑濕染帛爲宜是秦法也周則於夏豫浸治染纁玄之色也至秋乃總染

五色故染人云夏纁玄秋染夏是也上云黼黻文章下云黑黃蒼赤互相備也旌旗則周禮司常九旗是也章識者則周禮事名號故司常云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鄭註引士喪禮以緇廣三寸長半幅赬末長終幅詩織文鳥章是也

嚴陵方氏曰掌染婦功故謂之婦官設色者采藍以爲青采沙以爲朱故謂之采黼黻見郊特牲解文章見仲秋解有所守謂之法有所因謂之故差則兩相

雜之謂貸則兩相代之謂五色獨不及白者盖染采必以所受者爲本不言白從可知矣以給郊廟祭祀之服則致美乎黻冕之意而與夫好潔其衣服者異矣衣服旌旗貴者從隆賤者從殺故言等隆非有餘殺非不足故言給有等有給各隨宜而度之故言度若天子龍衮諸侯黼之類所以别衣服貴賤等給之度也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旂之類所以别旌旗貴賤等給之度也凡此順文明之時故染文明之色爾然

周官染人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與此不同盖意各有所主故也

馬氏曰染物爲五色者采也上制而用之下守而行之者法也昔以是而爲常則其後循焉者故也非其質謂之詐非其良謂之僞

山陰陸氏曰此亦周制也婦官謂若九嬪世婦之類

盖方此時繅事既畢於是命之染采祭義曰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

遂朱綠之玄之黄之當此節也鄭氏謂染人也非是
故舊法也凡質美則無所用僞用僞則質不美矣
講義曰質良者皆欲質實而良善則自然無詐僞矣
舜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
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且以委左右
股肱之臣明之而不敢輕易者凡以此也若采之施
於色者不以法度而差貸或不質良而僞爲則何以
事郊廟神祇何以别貴賤等級以爲禮服乎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摇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鄭氏曰毋有斬伐爲其未堅韌也土將用事氣欲静故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皆不可也大事謂興繇役以有爲發令而待謂出繇役之令以豫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

於稼穡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者言土以受天雨澤安靜養物爲功動之則致害也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

孔氏曰土雖寄王四季但南方火生中央土土生西方金金火之間位當建未之月故鄭云土將用事氣欲靜也土主稼穡者種曰稼斂曰穡蔡氏曰神農則炎帝非鄭義也六月主未未值東井東井是水故六月而水潦盛昌也地功由天若動地則致干災害故

有天殃也

嚴陵方氏曰木之生也則樹及其死也則植此言其方盛故曰樹木也方盛於夏則衰於秋矣虞人蓋山虞也行則巡之也斬則絶之也伐則傷之而已毋有斬伐慮傷方盛之氣也與土功合諸侯興兵動衆皆大事也故繼言毋舉大事舉大事則人不安且摇養氣矣摇者振而蕩之之謂夫萬物作於春而氣主生長於夏而氣主養故謂之養氣發令而待謂預令之

以事而使民有所待也以神農將持功於秋發令而待則妨神農之事也神農者農之神若先嗇之類未主東井爲水故季夏有水潦之理焉盖物生不可加謂之盛陽出而在上謂之昌以物言則曰盛以道言則曰昌夫興農功而用之於明者人也持農功而主之於幽者神也水潦盛昌則百穀被其澤而向乎成矣故神農將持其功也持有守意唯其成故可守也神農之事如此苟舉大事以妨之則是違神逆天而

天之災適當之矣

馬氏曰陰陽以氣相蕩揺則其揺之也乃以成之若人之舉事不時以揺陰陽之氣則其揺之也乃以傷之方是時也養氣方盛舉大事以振而蕩之則能無傷乎稼穡之事神農主之彼以公義持歳功而我以人爲之私舉大事焉是違天而名殃也

山陰陸氏曰不言山以入山者據澤人納材葦變作言舉言雖舉猶不得也據毋作大事以妨農事神農

之事與農之事有閒矣神農炎帝也變言𦔳農以農之事爲正將持功謂秋成在後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鄭氏曰潤溽謂塗濕也薙謂迫也芟草也此謂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薙人掌殺草職曰夏日至而薙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

可以糞田疇美土疆者土潤溽膏澤易行也糞美互文耳土疆強檗之地

孔氏曰大雨不云降云時行者降止是下耳欲言其流義故云行行猶通彼也周禮立薙人使除田草五月夏至芟殺暴之至六月合燒之故云燒薙也行水者其時大雨行於所燒田中仍壅遏蓄之以漬燒薙故云行水也先芟後燒又蓄水浸漬之即草根爛死是利益得殺田中之草也日暴水於爛草田中水熱

而沫沸如熱湯漬之鄭引薙人以水火變之者謂火燒水清變此堉地爲肥也糞𡏖苗之根也穀田曰田麻田曰疇言爛草可以糞田使肥也彊𩡺磊塊難耕之地也此月可止水漬之乃𡏖糞之使田美也嚴陵方氏曰土爲火所蒸故潤旣潤則水生火火反潯焉燒薙行水者燒薙其草以行水道薙謂鬄翦之也水行於燒薙之餘故其利如以熱湯殺草也糞田疇美土疆者蓋言殺草之利也所謂疇者田以井授

各有儔故也疆即草人所謂疆檗

山陰陸氏曰疆謂如強梁之強土疆言土之不可化者糞言能厚其力美言能善其性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鄭氏曰穀實鮮落國多風欬辰之氣乘之也未屬巽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爲害民遷徙象風轉移物也

丘隰水潦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宿直奎奎爲溝瀆與此月大雨并而高下皆水也禾稼不熟傷於水也女災含任之類敗也風寒丑之氣乘之也鷹隼蚤鷙得疾厲之氣也四鄙入保象鳥雀之走竄也都邑之城曰保

孔氏曰穀實鮮落謂鮮少墮落由風多故也此地災風欬是天災遷徙是人災丘隰水潦及禾稼不熟地災也以其水氣多故也乃多女災人災也亦爲水傷

含任也丑未屬巽又建丑之月大寒中故行冬令則
多風寒此天災也鷹隼蚤鷙季夏地氣殺害之象地
災也
嚴陵方氏曰鮮落即莊子所謂草木不待黄而落是
也丑氣過盛故賓有所不勝國多風欬則與孟夏言
暴風來格同義以多風故人肺受疾而欬也民乃遷
徙者以春主發散故也自下升上曰遷舍此適彼曰
徙丘隰水潦以金生水故也曰丘隰以見高下皆被

其害故禾稼不熟也種曰稼斂曰穡以其不熟故止言稼多女災者以純陰之氣過盛而反傷之也因風而後寒故曰風寒且異乎隆冬之時無風而寒矣以當暑而寒故曰不時鷹隼善擊必待秋焉以感疾厲之氣故早鷙於夏也四鄙入保已見孟夏觧盖春夏主出秋冬主入故也

山陰陸氏曰國多風欬變民言國國通於上若多疾病多瘧疾多鼽嚏多疥癘於言民爲宜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宋 衛湜 撰

中央土其日戊己

鄭氏曰火休而盛德在土也戊之言茂己之言起也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黄道月為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故因以為日名焉

孔氏曰夫四時五行同是天地所生四時是氣五行是物氣輕虛麗天物質礙屬地四時係天年有三百

六十日則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五行分配四時布於三百六十日間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則每時輒寄王十八日也雖每分寄而位本末宜處於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故在此陳之也雖處於夏末而實爲四行之主不可没其生用之功故因以爲日名也鄭註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爲之佐者案考靈耀春則星辰西遊謂星辰在黃道之西遊也日依常行在黃道之東至季春之月星辰入黃道復其正處

日依黄道而行是春夏之間日從黄道夏則星辰北遊謂星辰在黄道之北遊也日依常行在黄道之南至季夏星辰入黄道復正位日依常行黄道是夏秋之間日從黄道也秋則星辰東遊謂星辰在黄道東遊日依常行在黄道之西至季秋星辰入黄道還復正位日依黄道而行是秋冬之間日從黄道也冬則星辰南遊謂星辰在黄道南遊日依常行在黄道之北至季冬星辰入黄道還正位日依常行黄道是冬春之間日從黄道也

鄭註洪範云四時之間合於黄道月之行道與日同故云月為之佐也

嚴陵方氏曰土每時各寄王十八日故九十日之間戊己之日各有九也以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土之位與其序適居中央矣若周人兆黄帝於南郊迎土氣於季夏亦以是爾歷於立秋以前言土王用事即其事也中央見王制解

横渠張氏曰中央土寄王之説於理未安五行之氣

分主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同諸儒見木金水火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中央土在季夏之末者以易言之八卦之位坤在西南致養之地當離兊之間離兊則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鄭氏曰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犂兼爲

土官

孔氏曰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土官知此經后土非句龍而爲犂者以句龍初爲后土後轉爲社后土官闕犂則兼之故鄭註大宗伯云犂食於火土以宗伯別云社稷又云五祀句龍爲社神則不得又爲五祀故云犂兼也

丘氏曰五行獨土神稱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統領四

行故稱君也案左傳云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則是
句龍一人而配兩祭非謂轉爲社神也月令土既是
五行之神以句龍配之正與左傳文合康成失之於
前頴達徇之於後皆非也然楚語曰顓頊命南正重
司天火正黎司地黎既司地何不可配土蓋黎之司
地兼其職爾非有功於土也若黎可配土則重亦可
配天乎且黎爲火正而康成猶用兼之配土豈句龍
土官乃不可以配土乎依左氏句龍配於兩祭不亦

宜乎

其蟲倮

鄭氏曰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恒淺毛

孔氏曰大戴禮云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象物露見不隱藏者以仲夏云可以居高明可以處臺榭至六月土王之時物轉壯大露見不隱藏也云虎豹

之屬恒淺毛者鄭皆據四時之物與鱗羽毛介相似者言之不取五靈之長故中央不言人西云狐貉之屬東方無言虵壮方無言鼈是不取五靈也

其音宫

鄭氏曰聲始於宫宫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宫聲調樂記曰宫亂則荒其君驕

孔氏曰案律歴志五聲始於宫陽數極於九九九相

乘故數八十一以五聲中最尊故云以其最濁君之象也

新安王氏曰宫土也故位居中央爲音之主鄭云聲始爲宫其數八十一屬土以最濁君之象也季夏氣應則宫聲調然予於此有疑焉夫言其音宫之數誠調樂器之聲也然先儒謂黄鍾之律九寸爲宫其管九寸於絃則九九八十一三分去一下生徵之數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之數七十有二商三分去

一下生羽之數四十有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之數六十有四數多者濁數少者清角數少於宮商多於徵羽其聲在清濁之中故其象爲民如其說則最濁者爲宮最清者爲羽是一律止有一聲然十二律皆爲五聲故周禮大司樂圜鍾爲宮則黄鍾為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函鍾為宮則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以五聲則上下損益之説以分五聲似非古人律和聲之本意凡聲大不

過宮細不過羽非止一律以定一聲管仲云古之神瞽審於聲者以牛鳴窖中爲宮雞登木上為角羊離羣而為商負塗之豕駭而爲羽馬鳴於野而爲徵此非可以律求也先有其聲然後以律調之使聲之大小有節律和聲之義也故舜命夔曰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後八音克諧則樂以人聲爲主歌人聲也歌則有抑揚高下而五聲依之五聲有洪纖清濁不可無節故可以六律六呂和之以是播於樂器是為

匏土革木金石絲竹器之有音不過五聲其聲皆合於律今先論律而後及於聲是豈古人制作之序哉此予所以不能無疑

律中黄鍾之宫

鄭氏曰黄鍾之宫最長也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於六十焉季夏之氣至則黄鍾之宫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宫

孔氏曰鄭不云黄鍾律最長而云黄鍾之宫最長者

唯黄鍾宫聲於諸宫最長也黄鍾之調均則黄鍾為宫黄鍾生林鍾為徵林鍾生大蔟為商大蔟生南吕為羽南吕生姑洗為角此是黄鍾一調之五聲凡十二律律各有五聲則總有六十聲故云終於六十聲至禮運更具詳之黄鍾候氣之管本位在子此是黄鍾宫聲與中央土聲相應但土無候氣之法取黄鍾宫聲以應土耳非候氣也故賀瑒云黄鍾是十一月管何緣復應此月正以土義居中故虛設律於其月

實不用候氣也四時之律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爲互二者爲無別候土氣之管故也土無候氣之管者以寄王四季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也

長樂陳氏曰黃鍾之宮爲諸宮之長故中央之律應之且五音數多者濁數少者清而五音之數莫多於宮宮數生於黃鍾黃鍾之數八十一而宮之數亦八十一焉故黃鍾之宮其聲甚濁季夏土王其聲最重

應此黄鍾之宫也

嚴陵方氏曰十二律各有五聲凡六十律以宫爲本以角爲末起於黄鍾而終於中吕起於黄鍾之宫而終於南吕之角故十二律之外又有黄鍾之宫焉夫宫固土之本音也然必中於黄鍾者以爲建子之律故也葢子者陽之所生土者物之所成生以成爲終成以生爲始由其終始之相須故其所中如此且以名取義黄言陰之美則土之色也鍾言氣之聚則土

之事也而中央之所中又宜矣然律有正中者有旁中者正中則中其管旁中則中其聲若仲冬之所中則黃鍾之管也若中央之所中則黃鍾之聲而已故特言宮焉

廬陵胡氏曰土之聲氣與黃鍾之宮聲合爾聲合則氣合可知孔氏云土寄王四季無候氣之管者非也管即律也若無管何云律中

其數五

鄭氏曰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為本

嚴陵方氏曰四時皆指其成數獨中央指其生數者

蓋五行皆所以生成萬物正以生物為事者土也則

不嫌於不能成矣故特以生數言之

吳氏(𦬊)曰中央土以生數言亦猶河圖之數有五而

無十取五為中也

其味甘其臭香

鄭氏曰土之臭味也凡甘香者皆屬之

山陰陸氏曰香牛膏也於春言所生於秋言所尅於中央言其正亦言之法且木在上燎之則焦在下浸之則朽於夏言焦春在前故也於冬言朽春在後故也

其祀中霤祭先心

鄭氏曰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霤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為尊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

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户之禮

孔氏曰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

為之謂之為複言於地上重複為之也若高地則鑿

為坎謂之為穴其形皆如陶竈故詩云陶復陶穴是

也復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鄭註猶中室者後

世開牖象中霤之取明則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

央因名室為中霤也喪禮云浴於中霤飯於牖下明

中霤不關牖下也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央

是中霤所祭則土神也故杜註春秋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為社又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神亦中霤神也開牖象霤故設主於廟室牖下五祀皆先席於室之奥此不言者前祀户註已備言也此别設主當廟室牖内之下而北嚮也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黄駵載黄旂衣黄衣服黄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鄭氏曰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大路殷路也車如殷路

之制而飾之以黄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器圜者象土周布於四時閎讀如紘紘謂中寛象土含物

孔氏曰案考工記云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室二筵則五室並皆二筵無大小也今中央室稱大室者以中央是土室土為五行之主尊之故稱大以夏之世室則四旁之室皆南北三步東西三步三尺中央土室南北四步東西四步四尺則周之明堂亦應土室在中央大於四角之室也但文不具耳鄭

知大路殷路者明堂位文也四時用鸞路此用大路者以土五行之主故取尊大之名乘殷之大路又尚質之義春有青蒼兩色夏有朱赤二色此及秋唯有黄白不更加他色者以黄白更無餘色相涉故不言之牛土畜者易乾為馬坤為牛又五行傳云思之不睿則有牛禍是牛屬土也方則有所不足圜則無所不覆此器圜所以象土周布也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紘謂組上屬於冕屈從頤下度而還上屬於冕以

中央寛緩象土之含物也

孟秋之月日在翼昬建星中旦畢中

鄭氏曰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也

孔氏曰案三統歷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昬斗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畢八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昬斗十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井初度中元嘉歷七月節日在張五度昬箕二度中旦胃二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度昬斗三度中旦昴七度

中

諸家說見孟春

其日庚辛

鄭氏曰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熟萬物月為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人因以為日名焉

諸家說見孟春

其帝少皥其神蓐收

鄭氏曰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徳立功者也少皥金天氏蓐收少皥氏之子曰該爲金官

孔氏曰左傳昭元年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稱金天氏與少皥金位相當故少皥則金天氏也又帝王世紀少皥帝號金天氏又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云少皥氏之子曰該爲蓐收是爲金神佐少皥於秋蓐收者言秋時萬物摧蓐而收

斂

諸家說見孟春

其蟲毛

鄭氏曰象物應涼氣而備寒狐貉之屬生旃毛也

諸家說見孟春

其音商

鄭氏曰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曰商亂則陂其官壞

孔氏曰案律歴志云徵數五十四三分之刖一分有十八今於徵數五十四上更加十八是商數七十二也凡五聲濁者尊清者卑商聲之濁次於宫宫既為君商則為臣也詳見孟春

律中夷則

鄭氏曰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夷則者大吕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

孔氏曰大吕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三分去一下生夷則故夷則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六寸去二寸餘有四寸在又大吕一寸為二百四十三分令每寸更三分之則一寸為七百二十九分兩箇整寸總有一千四百五十八分其大吕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每又三分之此一百四為三百一十二分益前一千四百五十八則總為一千七百七十分下生三分去一分作三分

則每一分得五百九十去其一分五百九十餘有一千一百八十在是其積分以七百二十九分為一寸益前四寸為五寸餘有四百五十一分在故云夷則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案周語註云乾九五用事夷平則法也言法度平故可詠歌九功之法平民使不貸也

長樂陳氏說見孟春

其數九

鄭氏曰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

孔氏說見孟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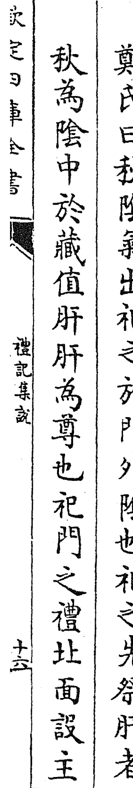
其味辛其臭腥

鄭氏曰金之臭味也凡辛腥者皆屬焉

諸家說見孟春

其祀門祭先肝

鄭氏曰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為陰中於藏值肝肝為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



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孔氏曰陰氣始於五月終於十月其七月八月為陰之中故云秋為陰中陽氣始於十一月終於四月正月二月為陽中故正月云春為陽中然陰中之時兼有陽陽中之時兼有陰亦是陰陽之中五藏肺最在前心次之肝次之脾次之腎為後肝在心肺之下脾腎之上故云秋為陰中於藏值肝然脾在肺心肝之

下腎之上則是上有肺心肝下唯有腎不當其中而云春為陽中於藏值脾者但五行相次水則次木故春繼於冬腎後則次脾其火後則次土土後乃次金故秋不得繼夏由隅於土由此脾不得繼肺隅於心也為此肝之上有肺有心脾之下唯有腎俱得為藏之中也鄭註制肺及設盛皆約中霤禮文其他如祭竈禮謂祭心肺肝各一及祭體三并設席於奥迎尸之屬也

諸家説見孟春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寒蟬寒蜩謂蜺也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

孔氏云案釋蟲云蜺寒蜩郭景純云寒螿也似蟬而小青赤鷹欲食鳥先殺鳥而不食似人之祭食祀先神故鄭云示有先也鷹祭鳥之後不必盡食猶若人

君行刑但戮之而已以人君行戮明鷹之殺言鷹於此時始行戮鳥之事

嚴陵方氏曰涼未至於寒也特為寒之微而已故於秋言涼風至亦見季夏温風始至解春露則生秋露則殺以其殺故言白蓋白為金之正故也曰降則與祭義所言同義亦見始雨水解寒蟬鳴見倉庚鳴解鷹乃祭鳥見獺祭魚解用始行戮則所謂鷹隼擊戮蓋殺之也

馬氏曰涼風至則天地之仁氣散矣白露降則陰乘陽而其候交矣寒蟬鳴則物之生於暑者其聲變矣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則時主殺而物之司殺者應是而動也於是乎可以設罻羅矣鷹至不仁也猶祭然後食而況於人乎

山陰陸氏曰西風謂之涼風猶東風謂之温風温涼言其氣令豺祭獸獺祭魚鷹祭鳥皆不食既祭雖食不盡戮而後食之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鄭氏曰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戎路兵車也制如周革路而飾之以白白馬黑鬣曰駱麻實有文理屬金犬金畜也器廉以深象金傷害物入藏

諸家說見孟春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

鄭氏曰謁告也迎秋者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之兆也軍帥諸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

諸家說見孟春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鄭氏曰征之言正也伐也詰謂問其罪窮治之也順猶服也

嚴陵方氏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知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士言其人兵言其器選士則人無不能於事厲兵則器無不利於用桀俊見孟夏賛傑俊解簡之則無所不擇練之則無所不熟既選厲簡練之矣苟非已試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故所任必在乎有功之人也任有功矣苟置疑貳於其間則知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竭其力故任之又欲其專也凡此皆欲以征不義而已無以覆下之謂暴不能

敬上之謂慢誥以問其罪誅以戮其人所誥誅者暴慢則好惡公而明矣故曰以明好惡好惡得其明則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故曰順彼遠方必曰遠方者柔遠能邇之意既曰征不義又曰誥誅暴慢者蓋以征不義則言其道誥誅暴慢則言其事

講義曰此皆叔世徇時令不免於拘而有所不通也

方孟秋之月陰氣滋長天地之氣始肅之時也乃命將帥選壯勇之士厲兵戎之具簡練桀俊可以為將

校者有征伐之功可以專任者於是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逺方使之循服固其宜也若夫桀俊之士有功之人簡練之素專任之久則可以責其用命暴慢之徒逺方之不率者如非其時以干天誅寧俟孟秋之時可乎如周宣王之壯伐乃在於六月而大雅之作不刺其用兵之非時而乃美其禦侮之有道為此詩者其知道乎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

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鄭氏曰順秋氣政尚嚴也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創之淺者曰傷端猶正也肅嚴急之言也贏猶觧也

嚴陵方氏曰脩則治其壞繕則善其事具則完其器法制古所有也故曰脩囹圄禁人之地於此有事焉故曰繕桎梏禁人之器也故曰具姦存乎心故止之

邪見乎行故罪之摶所以戮之執所以拘之於仲春則省囹圄去桎梏於孟秋則繕囹圄具桎梏蓋先王奉時之道固可見矣獄官欲得其曲直之理故謂之理又謂之士則欲致其察故也前言命有司後言命理者以脩法制非理之所專故也先王之用刑也既務搏執矣又命瞻傷察創視折焉則其用心之仁可知矣端言無偏頗之異平言無輕重之差審斷決故獄訟必端平也有罪然後戮則不及於無辜斷刑以

嚴則莫敢輕犯上既言慎罪邪此又言殺有罪上既言審斷決此又言嚴斷刑者蓋反覆言之所以明慎之至而已秋者陰之始冬者陰之終故於孟秋言天地始肅陽道常饒饒則有餘而羸陰道常乏乏則不足而縮孰為此者天地也而君人實輔相焉故曰天地始肅不可以羸

馬氏曰先王之為法制也豈他求哉凡以因物而已因物之則裁成之者制也制而用之者法也繕囹圄

至務搏執則義之事也然於其姦也止之使弗為於
罪邪也戒慎之勿失則有仁心存焉命理瞻傷察創
視折則於金用事之時物有受其戕者可無省乎刑
官而謂之理則欲致其順也或謂之士則欲致其察
順以理言察以事言其歸一也
山陰陸氏曰蔡邕曰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
絶曰斷傷瞻之而已創然後察也折視之而已斷然
後審也且其瞻視察審如此非直以傷創折斷深淺

大小正其罪之輕重亦所以療之也其療之也而愈則其罪又有末減者矣夔司寇言理亦以此言必取必於理也前所言刑而已此又以其情取必焉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鄭氏曰黍稷之屬於是始熟

孔氏曰案仲秋云以犬嘗麻今不云牲者記文略也

嚴陵方氏曰穀謂稷也以稷熟於此故農乃登焉然孟夏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此

以穀言稷者以其為五穀之長故也若稼穡之官謂之后稷土稷之神謂之社稷者以是而已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牆垣補城郭

鄭氏曰順秋氣收斂物也八月宿直畢畢好雨完隄坊謹壅塞以備八月也脩宮室坏牆垣補城郭象秋收斂物當藏也

嚴陵方氏曰陽為出故春主發散陰為入故秋主收

斂天之所以示人者則有收斂之道人之所以奉天者則有收斂之事隄坊見季春脩利隄防觧聚土而壅之之謂壅升土而壅之之謂塞隄坊大故欲完而全壅塞小故欲謹而慎凡此所以備水潦而已宫室見曲禮解

廬陵胡氏曰春秋城築皆取定星中為候此非土工之時坏土堀也蟄蟲坏户亦謂以土增益其穴

講義曰秋之時水潦將降故宜全隄坊使不衝突也

謹壅塞使不決溢以為害也

金華應氏曰夏氣舒發則脩利隄防無有壅塞秋氣收斂則全隄坊謹壅塞水在天地間最為流通不可壅之物而其盛衰消長亦因乎時夏潦不可隄也故脩利而無壅秋潦則可隄矣必壅塞之惟謹雖一通一障不同而其為民禦患則一而已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鄭氏曰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

地失其義

孔氏曰鄭唯云不封諸侯及割地失其義則毋立大官毋行大使毋出大幣為得禮以其收斂之月故也

嚴陵方氏曰割地即射義所謂益以地是也使者使於四方故言行幣以藏於府庫為入反賜予人故言出凡此皆非收斂之事故言毋以止之其曰大官大使大幣則小者容或可矣

山陰陸氏曰言以著封割雖封割可也特毋以是月

務封諸侯割地鄭氏謂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

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誤矣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

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

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鄭氏曰陰氣大勝亥之氣乘之也介蟲敗穀介甲也

甲蟲屬冬敗穀者稻蟹之屬戎兵乃來營室之氣為

害也十月宿直營室主武事其國乃旱寅之氣乘之

也雲雨以風除也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能生而不能成也國多火災巳之氣乘之也瘧疾寒熱所為也

孔氏曰陰氣大勝天災介蟲敗穀地災戎兵乃來人災也越語云今吳稻蟹無遺種註稻蟹蟹食稻也其國乃旱陽氣復還天災也五穀無實地災也國多火災寒熱不節天災也民多瘧疾人災也

嚴陵方氏曰方一陰之時而行重陰之令故陰氣太勝戎兵乃來亦以陰太勝而主殺故也凡以亥之氣

乘之也陽亢而陰莫能干爲旱方陰中之時而行陽中之令則陽亢矣故旱也自夏徂秋則陽往而陰來以其旱故陽氣復還也萬物敷華於陽而成實於陰以陽氣復還故五穀無實火王於南方故行夏令則國多火災火之氣爲熱水之氣爲寒而此并寒熱不節者蓋熱極生寒陰陽之理然也民多瘧疾則以感寒熱之氣而被虐故也

延平黄氏曰癘疾之作或感四時之邪氣或自養之

失素問曰夏傷暑其病在秋為痎瘧秋傷濕其病在冬為咳嗽此自養之失行夏令民多瘧疾此感四時之邪氣先王之於時氣不能使之無邪而有以裁成之不能使萬民無癘疾而有以養之疾瘍之醫所以養萬民之疾為之禮義之政所以裁成其時氣而又為之膳膏齊和使嘗放焉所以維持其五藏六腑仁民之政也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

鄭氏曰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

孔氏曰三統歷八月節日在軫十二度昏斗二十六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度中八月中日在角十度昏女三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十一度中案元嘉歷八月節日在翼十七度昏斗十四度中旦畢十六度中八月中日在軫十五度昏斗二十四度中旦井九度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

呂

鄭氏曰南呂者大蔟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周語曰南呂者贊陽秀物

孔氏曰大蔟長八寸三分去一下生南呂三寸去一寸六寸去二寸得四寸又有整二寸在分一寸作三分二寸為六分更三分去一餘有四分在以三分為一寸益前四寸為五寸仍有一分在故云南呂律長

五寸三分寸之一也

諸家說見孟春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盲風至鴻鴈來

玄鳥歸羣鳥養羞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玄鳥燕也歸謂去

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羞謂所食也夏

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丹良也白鳥閩

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為鳥養也者不

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

孔氏曰秦人謂疾風為盲風玄鳥至不為仲春之候由別與郊禖為候故也鄭註凡鳥隨陰陽者鴻鴈之屬也季秋云鴻鴈來賓言來賓是不以中國為居皇氏即熏云玄鳥以其稱歸故也他物之蟄近在本處令玄鳥之蟄不遠在四夷必於幽僻之處非中國所常見故云不以中國為居也案大戴禮八月丹鳥羞白鳥令鄭云九月所見本異也丹鳥以白鳥為珍羞

故云丹鳥羞白鳥鄭註說曰至不盡食皆小正文丹

良是蟲乃謂之鳥是重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蟲

而謂鳥也但未知丹良竟是何物經云羣鳥養羞夏

小正云丹鳥羞白鳥故云二者文異也

嚴陵方氏曰盲者閉暗之稱當建酉閶戶之月故其

風謂之盲風又謂之閶闔以此玄鳥歸者至以陽中

故歸以陰中也羞謂所美之食養之所以備冬藏也

山陰陸氏曰鴻雁何不謂之南鄉非其居也羣鳥丹

鳥也養羞養白鳥焉凡欲羞之必先養之養在八月羞在九月養之仁也羞之義也

江陵項氏曰羣鳥至秋與百穀俱成人始取之以為養羞如雉鷃鶉鳩鴈鶩今人皆至秋食之周禮司裘仲秋行羽物以賜羣臣此於古有證矣或疑此皆天候不言人事則孟秋農乃登穀亦以人事為一候也鷹祭鳥於孟秋之第四候則人羞之於仲秋之第三候不亦可乎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鄭氏曰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也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鄭氏曰助老氣也行猶賜也

橫渠張氏曰老人氣衰津液自少不能乾食故糜粥為養老之具又養老之禮有祝鯁祝噎正宜用如此

嚴陵方氏曰几杖見曲禮解糜粥足以養老而助其

氣授則特授之而已行則徧行之也几杖之禮為重非庶人之老可預故惟於糜粥言行焉几杖以養其體糜粥以養其氣郊特牲曰飲養陽氣也食養陰氣也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故此於秋言之然養陽非無食也特以飲為主爾養陰非無飲也特以食為主爾故此兼言飲焉

馬氏曰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則順陰義也盛已而衰壯已而老杖以致其息也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鄭氏曰命司服具飭衣裳謂祭服也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衣服謂朝燕及他服凡此為寒益至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是作之可也冠帶因制衣服而作之也

孔氏曰具備也飭正也衣服小大長短及制度采色皆有度量必因循故法不得更改鄭註他服謂戰伐

田獵等之服也

嚴陵方氏曰青赤為文赤白為章言文則章可知作繪於衣刺繡於裳言繡則繪可知衣裳之制大至於衮冕之九章小至於玄冕之一章所謂制有小大也衣在上而長裳在下而短所謂度有長短也衣服有量者言所受各有量也變裳曰服又以見乎必服其事焉冠帶有常者欲其無所變也正言冠帶則以男子重首婦人重要故也言上下之異用則曰衣裳言

大小之異事則曰衣服言男女之異尚則曰冠帶反覆言之者以僭亂之原常生於此故也都人士之刺其爲是歟

馬氏曰冠帶有常則無苟變於昔也所以示民不貳也先王所以壹民德有在於衣服之間故其命司服者如此

廬陵胡氏曰鄭以具飭衣裳文繡有常爲祭服者以禹致美黻冕也以衣服有量爲朝燕服者以禹惡衣

服也然虞書言繪衣繡裳則不必祭服亦文繡也又易云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燕朝亦云衣裳矣

講義曰楊子曰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至於季秋風已戒寒隕霜至而冬裘宜備故於仲秋命有司具飭衣裳也

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謹案卷四十二第一頁前五行五月五日按五日應是節目蓋前文所引三統歴皆云節目與中日節日月之初氣中日者月之中氣也槩非指定朔望況於指定何日乎但孔疏沿譌已久未便更改姑仍其舊

第十四頁後一行是故班之也刋本是譌而今改

第二十三頁前三行而此於季夏言温風始至者刋本季譌仲今改

第三十一頁後七行不言山以入山者句疑有脱

誤因無善本可查姑仍其舊

第三十五頁前四行以感疾厲之氣刋本疾訛疫

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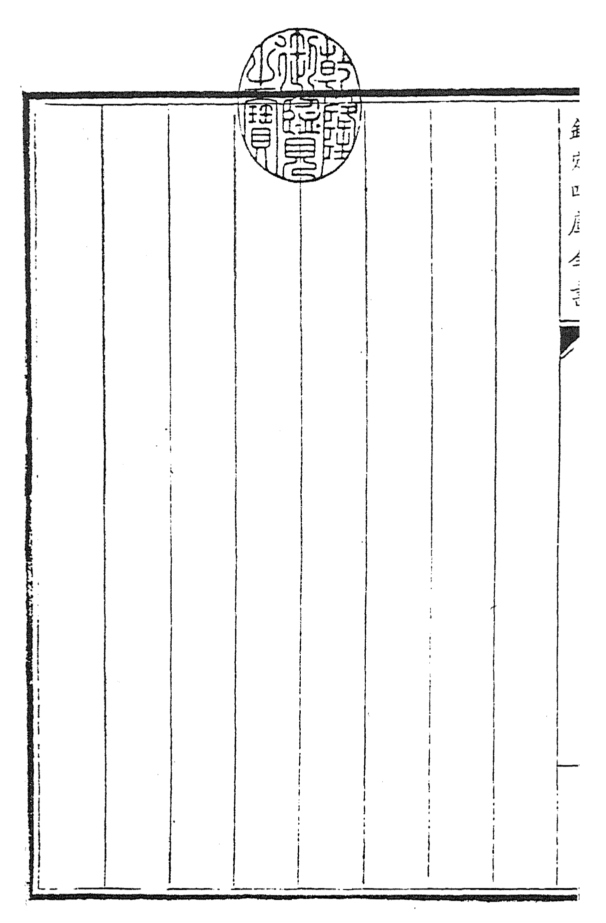
卷四十三第十五頁後六行使不貸也據注引國

語貸當作貳但孔疏沿訛已久姑仍其舊

第十七頁前七行及祭體三體當作醴但孔疏沿

訛已久姑仍其舊

第三十頁後七行鷹祭鳥刋本鳥訛魚據經文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周綬